

十頃軍的滋味

黃春明

車禍

很厚的雲層開始滴雨的一個清晨，從東郊入城的叉路口，發生了一起車禍：一輛墨綠的賓字號轎車，像一頭猛獸撲向小動物，把一部破舊的腳踏車，壓在雙道黃色警戒超車線的另一邊。露出外面來的腳踏車後架，上面還牢牢地綁著一把十字鎬，原來結在把手上的飯包，被拋在前頭撒了一地飯粒，唯一當飯包菜的一顆鹹蛋，撞碎在和平島的沿下。雨越下越大，轎車前的一大攤凝固的血，被沖洗得幾將滅跡。幾個外國和本地的憲警，在那裡忙著鑑定車禍的現場。

電話

『……他上午不會來……嗯、嗯，沒關係，這件事情我二等秘書就可以決定。……嗯、唔……不、不，聽我說，你要知道，這裡是亞洲啊！對方又是工人，啊？——是不是工人？……是工人！所以說嘛，我們惹不起。嗯？……聽我說完這個。這裡是亞洲唯一和我們最合作，對我們最友善，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啊？……聽我說完嘛！美國不想雙腳都陷入泥淖裡！我們的總統先生，我們的人民都這樣想。……唉！不要再說別的，送去！……

『……好的，一切由我負責，……好，我馬上就掛電話，……對！……對，就這樣辦。再見！』

迷魂陣

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官，帶著一個高大的洋人，來到以木箱板和鐵皮搭建成的違章矮房的地區。這裡沒有脈絡分明的通路，一切都那麼即興而顯得零亂。他們兩人在這裡面繞了一陣子，像走入迷魂陣裡打轉。『嗨！在這個地方小孩子玩捉迷藏最有意思啦！』跟在外事警官後頭的洋人笑著說。

『是的，我也有同感。』不管怎麼，他總覺洋人雖然笑著說，但是語意是曖昧的。洋人會不會笑我找不到江阿發的住家，有虧警察的職責？他想這實在太冤枉了，洋人大概不會知道外事警察只是協助管區派出所，處理與外國人有關的案件吧。他後悔沒先去找管區，直接把洋人帶到這兒來。現在連自己也陷在摸索中。

他稍低著頭，一個門戶挨一個門戶，尋找門牌號。跟在後頭的洋人，整個頭超出這地方的所有房子，所以他看到的盡是鐵皮和塑膠布覆蓋的屋頂，還看到拿來壓屋頂的破輪胎和磚，有些屋頂上還擋著木箱和雞籠之類的東西。他回頭看到洋人對這裡屋頂的景色，臉

上顯露出疑惑的神情時說：

『他們的新房子快蓋好了，河邊那裡的公寓就是。等他們搬過去，這裡馬上又要蓋大廈。』說完了之後，他爲反應的機警而自傲，也爲撒謊本身感到窘迫。他想要不是洋人堅持要來拜訪江阿發的家，他才不會帶外國人來這種地方。他一直注意對方的回話，但是他只聽到那種意義極有彈性和曖昧的美國式對話間，聽者不時表示聽著的『哼哼』聲，而使他專心尋找門牌號的注意力，叫一時想知道洋人此時的種種想法分心了。

他們沉默地走了幾步，在巷間遇到一個揹著嬰兒的小女孩。但經他們問她的時候，她才一開口，他一下子楞住了。洋人卻在旁輕輕地叫『噢！上帝。』原來她是一個啞巴。

他們走遠了，那個啞巴女孩望著他們的背影，還『咿咿啞啞』地喊叫連著手勢比個沒完。

一陣驟雨

停歇過一陣子的雨，又開始滴落下來。每一滴滴落下來的雨點都很大，而在這以各種不同質地當材料的屋頂上，擊出一片清脆的聲響。年輕的外事警察內心的焦慮，經雨點催打，一下子就升到頂點。他正想是否告訴洋人先回管區派出所，恰在難堪的猶豫間，突然

發現前面的門牌號就是二十一號之七。

『在這裡！』

『真的？』洋人也跟著他高興的叫了起來。

雨勢也一下子落得緊密，他們顧不得文明人造訪應有的禮貌，當阿桂母女兩人，從醃菜桶猛抬頭時，已經和這未經請進的外人駭然照個正面。儘管那位洋人滿臉堆著親善和尷尬的笑容，由警察和洋人突然闖進，母女兩人瞬間的想像中，意識到大事臨頭而教恐怖的陰影僵住了。

密密的雨點打在鐵皮上，造成屋裡很大的噪音，警察不得不叫嚷似的翻譯洋人的話。阿桂聽不懂國語，只看見警察那麼使勁張嘴閉嘴，再加上手勢，使她更加懼怕的望著阿珠，希望阿珠能告訴她什麼。但是她看女兒驚駭而悲痛的用力抿著嘴的臉孔，驚慌的問：

『阿珠，什麼事？』

『媽——』緊緊抿閉的嘴，一開口禁不住就哭起來。

『什麼事？快說！』

『爸、爸爸，被汽車壓了——』

『啊！爸爸——？在那裡？在那裡？……』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，『在那

裡？……』接著就喃喃唸個不停。

警察用很蹩腳的本地話安慰著說：『莫緊啦，免驚啦。』他又改用國語向小女孩說，『叫你媽媽不要難過，你也不要哭，他們已經把你爸爸送到醫院急救去了。』洋人在旁很歉疚的說了些話，並且要求警察替他轉告她們。

『這位美國人說他們會負責的，叫你媽媽不要哭。』當他說的時候，洋人走過去把手放在阿珠的頭上，自己頻頻點頭示意，希望她能明白。

這個時候，那個揹著嬰兒的啞巴女孩，淋了一身雨從外面闖進來。她不知裡面發生了什麼事，一進門看到剛才遇見的警察和洋人，驚奇的睜大眼睛大聲的連著手勢，咿咿啞啞地叫嚷起來。阿桂仍然恍惚而痛苦的呻吟著，『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……』當啞巴意識到屋裡充滿著悲傷的氣氛時，咿咿啞啞的聲音一下子降低，而悄悄的走過去靠在阿珠的身邊。

『她是妳妹妹？』警察驚訝的問阿珠。

阿珠點了點頭。警察難過而焦急的，『快把圍巾解下來，嬰兒都濕了。』然後轉向疑惑著的洋人說：『是她的妹妹。』

『噢！上帝。』洋人又一次輕輕地呼叫起來。

雨中

阿珠在頭上蓋一塊透明的塑膠布，急急忙忙走出矮房地區，向弟弟的學校走去。

雨仍然下得很大，她的背後有一邊全濕透了，衣服緊緊貼在身上。其實只要她一出門，好好把塑膠布披好，就不至於會淋濕。她一路想著。她想沒有爸爸工作，家裡就沒有錢了。這一次媽媽一定會把我賣給別人做養女。這一次不會和平時一樣，只是那麼恐嚇她：『阿珠，妳再不乖我就把你賣掉！』

但是，這一次阿珠一點都不害怕。她一味地想著當養女以後，要做一個很乖很聽話的養女，什麼苦都要忍受。這樣養家就不會虐待她，甚至於會答應她回家來看看弟弟妹妹。

那時候她可能會有一點錢給弟弟買一枝槍，給妹妹買球和小娃娃。

她想著想著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只是愈想眼淚流得愈多。不知不覺，弟弟的學校已經在眼前了。

公訓時間

早晨公訓的時間，學校裡沒有半聲小孩子的聲音溢出教室外。幾個嗓門較大，聲音較

尖的老師的聲音，倒是遠遠就可以聽見。老校長手背後，像影子沿著教室走廊悄悄走著。

三年級白馬班的女級任老師，右手握教鞭站在講臺上，指著被罰站在她左邊牆角的江阿吉對大家說：

『這個學期都快結束，江阿吉的代辦費還沒繳。』她回頭看阿吉，『江阿吉！』低著頭的阿吉趕快抬頭望她。接著說，『你每天的公訓時間都站在那裡，你不害羞嗎？』座席間的小快又把頭低下去。『林秀男今天繳了，只剩下你一個人站，你有什麼感想？』座席間的小孩子，都轉頭望著林秀男，林秀男先得意的仰頭笑笑，而後又害羞似的低下頭。『嗨——江阿吉，你什麼時候可以繳？』老師走到講臺的盡頭，靠近阿吉，用教鞭輕輕觸了一下小孩的肩頭：『啊？』江阿吉抬頭想回答什麼，望到老師的眼睛，小孩又垂下頭。老師又用教鞭觸一下問：『阿吉！什麼時候繳？』

『明，明天。』江阿吉小聲的說。

『啊？』老師把聲音揚得很高。『你的明天到底是什麼時候？』全班的小孩子都笑了。『我已經不相信你說話了。老師不要你明天繳，下個禮拜一好了。你不要以為一站，站到學期結束就可以不繳了。反正你不繳老師還有別的辦法。記住！下個禮拜一一定要繳，知道了吧！』阿吉點點頭。『好！知道最好。』

阿吉深深地點了一個頭，頭都沒抬，就往座位跑。

『喲——喲！』老師叫起來了。阿吉被喊住，他在同學們的席間回頭望老師。同時同學都笑了。『你幹什麼？你這樣幹什麼？回來，回來，你還沒有繳，還是要站啊！你要明明天能夠繳，明天開始就不要站，不然老師對林秀男太不公平啦！』同學又轉向林秀男看

看，林秀男又得意、又害羞，一時不知叫他怎麼好地低下頭。

對江阿吉的事好像告了一段落，老師回到講臺的中間向臺下的學生問：『小朋友，這一週的公訓德目是什麼？』她目光往下掃，沒有一個不舉手的。『好，大家把手放下，一起說。』

『合——作——』全班齊聲的叫。

『對了，合作，像江阿吉，大家的代辦費都繳了，只有他一個人不繳，這叫不叫合作？』

『不叫——』全班的學生又叫起來。

才鬆了一口氣的阿吉，一下子又聽到老師提他，他又緊張起來。他想他是一個不合作的人。但是想到代辦費就想到爸爸的一雙眼睛直瞪著他。這時他懷念起南部鄉下的小學來了。他想不通為什麼在南部爸爸一直告訴媽媽說北部好？要在南部，代辦費晚繳，楊金

枝老師也不會叫人罰站。

阿珠一走到三年白馬班的教室，一眼就看到阿吉站在那裡。她一下子靠近窗口，禁不住地帶著懼怕的聲音叫：『阿吉！』阿吉一看是姊姊，心裡『啊』地叫了一聲，隨即把頭低低的下垂。有點受到驚擾的老師，急忙的走出教室。所有的小孩子往教室外面望，裡邊的都站了起來。

『江阿吉是你的弟弟嗎？』

阿珠點點頭，然後說：

『我爸爸被美國車撞倒了。』

『有沒有怎麼樣？』

教室裡跟著一陣騷動。

『不知道。』阿珠哭著。

『好。你不要難過。』老師回頭走進教室，學生很快的坐好。『江阿吉，你快跟你姊姊回去看你爸爸。』阿吉反而沒顯得比罰站難過。他向老師深深鞠個躬，慢慢的回到座位收拾書包。

這時全教室的眼光都被阿吉的一舉一動牽動著，一直到他走出教室和阿珠走開。

上天橋

『阿松的教室在那裡？』阿珠問。

『那邊。』阿吉用手指向教室盡頭的那一邊。

雨勢並沒有減弱，阿珠蹲下來替阿松把塑膠布包好，『自己都不會穿！』她又一時想到自己將被賣做養女的事，她縮回一隻手，分別把兩邊的眼淚揮掉。『不要難過，姊姊會回來看你們的。』其實阿吉和阿松並沒顯出絲毫的難過，只是茫然，而又被阿珠的話弄得更糊塗罷了。『走！快一點，媽媽在等我們。』阿珠牽著阿松，阿吉隨在身邊，他們三個一道走出學校的大門。

當他們在學校附近的馬路口，望著兩邊往來的車子想穿越的時候，一聲尖銳的哨子聲，從對面的候車亭傳過來。

『阿吉，不行！警察在這裡。我們上天橋吧。』

阿吉走在前面，輕快的蹬著臺階，阿松有點焦急的叫，『阿兄——，等我一下。』

『你自己不快，還叫人等你。』阿珠抬頭望著以天為背景站在那兒回過身子來的阿吉叫，『阿吉——等一等阿松。』她又低頭催著說，『快！阿吉等你。』

阿吉一邊等著姊姊趕上來，一邊俯覽底下往來的車輛。最後看著還差五六級就上來的

姊姊和阿松。

『姊姊，我不想上學了，』阿吉開始帶著悲意的話，使在下面的阿珠停下來抬頭望他。阿松不停的往上爬。

『阿吉，』她低頭一邊沉思，一邊跟在阿松的後頭上來，『阿吉，你這話教爸爸媽媽聽見了怎麼辦？』她拉著發楞的阿吉一把，他們在天橋上走著。

『我們繳不起代辦費！』

『等爸爸有錢就會繳啊。』

『人家學期都快結束了，……』

『沒關係！』阿珠安慰著說：『等我去做人家的養女，我會給你錢的。』

『你要去做人家的養女？』阿吉驚訝的問。

『嗯！』儘管她回答的怎麼堅決，一時淚水湧上來，隨她怎麼揮也揮不盡。

『媽媽要你去做人家的養女？』

『這一次會是真的啦，爸爸被美國車撞到了……』

阿吉還是不能了解，同時也想像不到爸爸被美國車撞到的時候，和他們以後的關係。



相反的這時的注意力，卻叫他注意到阿松不在他們身邊。『噫！阿松呢？』他們猛一回頭，看到阿松蹲在天橋當中的一邊欄杆，望著底下過往的汽車出神。

『阿松——』阿珠叫著。

『阿松最討厭了，每天帶他上學，他總是這樣，他還帶小石子丟車子哪！』

『阿松——』阿珠見阿松沒理，氣憤的跑過去。

阿吉在這一頭，看著阿珠拉阿松過來的樣子，禁不住笑了一下。

『我回家一定告訴媽媽。阿吉說你每天都這樣！』

『阿吉也是，是他先做的！』阿松瞪著阿吉說。

『我那裡有？』阿吉又禁不住地笑起來了。

『走！走！媽一定急死了。上天橋就上了半天！』

『姊姊，攏我下去，』阿松站在往下的階梯口不動。

阿珠一句都沒說，蹲下來讓阿松走過來撲在她的背上。

坐轎車

阿桂聽說丈夫流了很多血，現在正在急救中，想到這裡只有無助地哭著，口裡還喃喃

地咒詛說：『我說做工那裡都一樣，他偏不聽，說到北部來碰碰運氣。現在！我們碰到什麼呀！天哪！我們碰到什麼來著？……』

當他們走到大馬路的時候，阿桂還哭著，她顧不得路在那裡，任憑阿珠帶她走。

原先的那一位警察和洋人，站在一部黑色的大轎車外面，向他們揮手。

『媽媽，美國仔在那裡，阿吉，帶他們往這邊走。』

那洋人看到他們走過來，隨即鑽到車子裡面，開動引擎等著，警察也鑽了進去，坐在洋人的旁邊。到了車旁，阿桂的哭聲有意無意變大聲了，至少她是有一種心理，想要美國人知道他們正遇到絕境哪。

警察探出頭說：『進來啊！』

阿桂只顧傷心哭泣，阿珠望著緊閉的車門，也不知如何下手好。在猶豫間，阿吉伸手拉住把手，拉不動。索性左腳踏在車身，雙手握緊把手，使勁用力往後拉，還是不動。這時洋人才發現他們還沒把門打開，他『呃』地叫了一聲，就在前座半轉身，探身過來從裡邊打開門，阿吉差些就往後翻過去。

要不是警察替他們安排座位，阿桂母子，他們真不知怎麼入座哪。還好，因為帶著幾分不慣與懼怕鑽進車子，所以阿桂的頭撞上門沿並不很重，只是受到一點驚嚇，同時沒料

到車子裡的那分豪華的氣氛加在一起，使阿桂一時變得木訥不哭了。

車子才開動不久，阿桂意識到自己坐進車子裡突然不哭的情形，反而使剛才慟哭的樣子，顯得有點假詐。於是乎她又喃喃的低吟，逐漸放聲縱情地大聲號哭起來。

警察心裡不忍聽見阿桂傷心的哭聲，他回過頭說：

『江太太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得太傷心，說不定江先生只是一點撞傷。但是你哭得太傷心了，會使他變嚴重，說不定會死掉哪！快不要哭了！』本來他也很難過的，但是差一點就為自己所說的話，逗得笑起來。他趕快回頭朝前，緊緊咬住下唇。

阿桂不但真正很傷心的哭著，雖沒聽清楚警察對她說什麼，總覺得他們關心著她的哭聲，因此她更大聲的哭，並且模模糊糊的說：

『……叫我們母子六個人怎麼活下去？怎麼活下去？……』

警察又想好了另一句話想勸阿桂，回過頭來看她哭得渾身抽動的樣子，已經湧到喉頭的話又給吞進去了。他想到她這樣哭泣，是不容易勸阻的。換個角度來看，一位窮婦能這樣發洩，未嘗不是一件很合乎個人的心理衛生的事。想到這裡，他覺得自己是自私的。

阿珠抱著小嬰兒緊靠著媽媽，沉入做一個養女可能遇到的事情的想像裡。阿吉、阿松還有啞巴跪在後座，面對車後窗望著遠去的街景嘻笑。爸爸撞車的事，早就隨遠去了的街

景，拐個彎而不見了。

車子沿著一條平穩的山路跑，後座上的三個小孩，都擠到靠風景的邊窗，看山腳下一直變小的房子，阿吉和阿松還能夠互相指著什麼，興奮的說着那邊看這邊地小聲叫，然而那個啞巴女孩，她也興奮極了，但說出來卻變成大聲叫嚷：『咿呀——！巴巴巴……』

白宮

一座中型的潔白醫院矗立在風景區的山崗上，旁邊的停車場雖然停了不少的車子，但是沒看到人走動。其中幾輛白色的轎車和救護車，還有圍欄著朝鮮草的白色短籬笆，尤其是在雨後顯得更醒眼。

車子到達停車場，阿桂仍然傷心的哭著。

『好了，好了，到了不要再哭了。』警察說。

但是，這時候的阿桂，看到白色冷冷的醫院，看不到有人走動所產生的幻覺，想到丈夫就在這裡面，她已經快接觸到問題的答案，死了？殘廢或是怎麼樣的？本來可以抑制的情緒，變得更禁不住。她蒙著臉由阿珠牽她走，因為過於抑制悲痛的哭聲，聲音悶在喉嚨裡聽起來有點像動物殘喘的哀鳴。

當阿桂他們跟著那一位洋人踏進醫院，阿桂內心裡那一股湧溢不住的悲傷，給醫院裡嚴肅的氣氛鎮住了。她清醒的來回看看有一點受新環境驚嚇的孩子們，把他們拉在一塊，然後蹲在啞巴女孩的面前，用手語比比自己的嘴，同樣的又在啞巴的嘴邊比一比，要啞巴安靜。啞巴點了點頭，隨著咿唔地叫了一聲，自己馬上意識到犯錯，同時看到阿桂怒眼瞪她，她本能的往後退一步，阿桂把她拉近，用手勢在嘴邊比著用針線縫嘴的樣子，啞巴嚇得猛搖頭。

警察從詢問檯那邊走過來，告訴阿桂說：

『江先生的生命沒什麼危險，只是腿斷了，現在正在手術。等一等就出來。』

阿桂從警察的表情，和聽他的語氣，再猜上幾句，也概略知道意思。她望著詢問檯那邊，那位洋人帶著安慰的微笑和一位洋護士走過來，洋人很努力地一邊說，一邊彎下腰在左腿上比一比，在右腿上比一比，然後點點頭，這時很出乎大家的意外，啞巴女孩似乎聽懂了什麼，走到洋人面前，拍拍洋人的腿，咿唔地比手劃腳起來。洋人微笑著向她點頭。洋護士帶他們到一間空病房等江阿發。一聽阿發沒有生命的危險，阿桂的心安多了，她和孩子們一樣，開始注意醫院裡能看到的每一件東西，每一個走動的人，她心裡想在這種地方生病未嘗不是一件享受。當洋人和警察走離開病房的時候，阿珠問阿桂說：

『媽媽，爸爸要住在這裡是不是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要住好久？』阿珠有點興奮的說。

『死丫頭咧！妳在高興什麼？』她自己差些要笑出來。

阿珠也看出媽媽不是真正在生氣，所以她放膽的說：

『我要小便。』

阿珠沒料到，阿桂竟然笑著說：

『我也是，從早禁到現在。糟糕！這裡要到那裡去便尿呢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『我們去小便。』阿松說。

『你們到那裡去小便？』阿桂急切的追問。

『那裡！』阿吉隨便一指，『這裡出去彎過去再彎過去就到了。』

『死孩子，你們真不怕死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，你們竟敢亂跑！』阿桂說：『在什麼地方？帶我去。』

『那裡！』阿吉高興得奪門就要出去。

『等一等！慢慢走，不要叫。』

阿吉和阿松帶著阿桂他們到廁所，兄弟兩個就跑回到空病房來。

『阿兄，這裡什麼都是白的。』阿松驚奇的說。

『這裡是美國醫院啊。』

『他們穿的衣服是白的，帽子鞋子也是白的。』

『這裡是美國醫院啊。』阿吉一邊看一邊說：『床單被子，還有床也是白的，窗戶也是白的房子也是白的。』阿吉想說什麼的時候，阿桂和阿珠她們已經回到病房來了。一進門阿桂

的，……』

阿松心裡有一點急，看得見的，能說的都給阿吉說光了。他翻著白眼想了想，衝口說：『小便的地方也是白的！』

『還有……』阿吉想說什麼的時候，阿桂和阿珠她們已經回到病房來了。一進門阿桂就責備著說：『妳這個死丫頭，放一泡尿好像生一個小孩，等你老半天才出來。一個男的美國仔一直對我說：「諾——諾——……」誰知道諾諾是說什麼死人，真把我急死了。』然後她轉了口氣問，『那麼你怎麼小便？』

『是不是坐在那上面？』

『你坐了？』她看到阿珠點了點頭，才安心的說：『我也是。』這時，她無意中看到阿珠的胸前突然鼓出來，她伸手去抓它，『這是什麼？』

阿珠退也來不及，只好隨阿桂探手把它拿了出來。

『這衛生紙，好好哪！』阿珠不好意思的說。

『呀！妳這丫頭。』她從阿珠的胸前掏出一團潔白的衛生紙，稍做整理說：『真是！你被人看到了怎麼辦？』她轉過身背著孩子，把疊好的衛生紙，塞在自己也在廁所裡藏好的部份。她看到肚子鼓得太厲害了，向阿珠抱過小孩放低一點來掩飾。她又說：『這孩子今天怎麼搞的？睡死了。』她打量著自己拉拉那裡。

這時候，警察突然走進來，阿珠和阿桂嚇得連警察都看得出來。警察馬上安慰著說：『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沒有危險了。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。放心——』才說完，那一位原先一起來的洋人和一位護士，匆忙的走進來，看看裡面，和警察交談了一下，警察就對阿桂他們說：『大家都出來一下。』

阿桂帶著小孩子們走出走廊，然後兩個男護士走進去，把原來的空床抬出來。不一會兒，帶輪子的病床，平放著江阿發默默的被推了過來，推進病房裡面。

帶翅膀的天使

看到這情形的阿桂他們，她和阿珠又哭起來，但是聲音不大，阿吉阿松和啞巴，站在門口楞楞的望著裡面，看護士在那裡忙碌。小孩子簡直就不敢相信那就是爸爸，除了閉著的眼睛，和鼻子嘴巴，其他地方也都裹著綢布。

阿松心裡懷疑，禁不住悄悄地拉阿吉的袖子，小聲問：

『阿兄，那白白的也是爸爸嗎？』問後他的眼睛和嘴巴張得特別大。

現在整個病房都是江阿發一家人。因為全身麻醉藥效還沒退淨的關係，阿發還在昏迷狀態。阿桂又悲傷起來了。這和開始時想像所引起的害怕不同，現在的悲傷是著實面對著一個全家大小依靠他生存的主宰。他已經兩腿都斷折，頭和胳膊都有撞傷，極可能變成殘廢者。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她喃喃飲泣，眼望阿發的眉目，期待他趕快醒過來。阿珠抱著嬰兒，流著淚又開始編織她做養女的遭遇。這次重新想起來，沒有早上去帶阿吉的路上想得那麼勇敢了，她害怕得有幾次差些就哭出聲來。其他三個小孩，看到媽媽和姊姊都那麼悲傷，自己也就不敢亂動亂吵。他們靜靜的這裡看看，那裡看看，有時心裡想到什麼，想一想，看一看，也就不敢說出來。

過了一陣子，有一位修女護士走了進來，看看病人，又看看阿桂他們，然後說：

『有沒有醒過來？』

除了那位啞巴女孩，可把阿桂他們嚇了一大跳，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聽到什麼。修女看到他們的表情，知道他們為什麼驚嚇，所以她笑著說：

『我會說你們的話，我是修女，我在聖母醫院工作，現在我奉天主的名字，由美國醫院借調到這裡來，為江先生服務。』她看看阿桂他們大小，『你一家大小都在這裡了？』

阿桂除了向她點點頭，不知怎麼才好。要不是自己正悲傷著，看一個完全和自己不相同的外國女人，說本地話說得那麼流利，實在滑稽得想笑。孩子們都瞪著驚奇的眼睛露出笑容來，使他們想到卡片上帶翅膀的天使來。不管怎麼，這位修女的出現頓時使他們一家感到世界開闊了一點。就因為這樣，阿桂更覺得應該讓外人明白她的困境。怎麼辦？她想了想，還是老方法，剛才一直就這麼悲傷過來的，她馬上恢復到修女未來之前的樣子，望著江阿發的臉，手沒什麼意義的摸摸，開始喃喃的哭泣著說：『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』一家大小七口人啊，不要吃不要穿啦？啊！這怎麼辦？為什麼不撞我，偏偏撞上你？阿桂真的越想越難過，隨修女怎麼勸也沒什麼用，反而越勸越使她激動。修女也知道，這種情形對阿桂這樣的女人，讓她再面對殘酷的事實，很快就會叫她堅強起來。修女

趁阿桂還在哭的時候悄悄的走避一下。

阿桂仍然哭她的……悽慘哪！這怎麼辦好呢？這怎麼辦好呢？

『媽媽、媽媽，修女走了。』阿珠抬著淚眼說。

阿桂馬上抬頭回來，看了一看，然後用哭紅了的眼睛瞪著阿珠，有點惱怒的說：『她走了關我們什麼事！你叫我幹什麼？』看阿珠低頭，接著又說：『你爸爸撞成殘廢你們都看到了，以後你們每個人都要覺悟，眼睛都給我睜大一點。』

阿珠一下子又聯想到養女的事。她沒想到告訴媽媽說修女走了，媽媽會生那麼大的氣。她完全是好意，以為媽媽是在訴苦給修女知道哪！冤枉哪！這麼一想，阿珠不知道那裡還有淚水，一下子又歉疚地落個不停。

『阿吉和阿松！』阿桂看到阿珠的樣子，覺得有點委屈了她，於是她轉了目標，『你們兩個也一樣！爸爸不能打工了，你們就要替爸爸打工。』

不知怎麼搞的，阿吉心裡有忍不住的好笑，咬緊下唇低頭避開媽媽看見。站在旁邊的阿松，聽媽媽威嚇著說要替爸爸打工，他竟認真的，乖乖而順從的說：『好。』

這一下阿吉可忍不住了，嘴一咧開竟格格地笑起來了，儘管阿桂咬牙罵：『呀！好！死孩子，你瘋了！快死啦……！』這一下沒讓他格格地笑聲傾個光是不能罷休的了。

信主的有福了

一方面麻醉藥效的退盡，一方面是阿吉格格地鏗鏘笑聲，同時使江阿發甦醒過來。他微微的呻吟了一聲，全室的氣氛馬上又變了另一種。阿桂一手按著他的胸：『不要動！你的腿更不能動。』

阿發躺著用力勾頭，想看清楚自己的腿：『我的腿怎麼了？』

『兩腳都斷了。』

阿發聽說兩腳都斷了，勾起來的頭，一下子乏力似的跌回枕頭嘆了一聲。『我以為這一下子死了，』望著天花板沉默了一下，眼睛還發愣說：『小孩呢？』

『都來了。都在你的旁邊。』

『爸爸。』阿珠小聲的叫。阿吉阿松也叫了。啞巴雖然沒叫，她悄悄地和大家排成一排，靠著床沿和媽媽相對。阿桂看阿發默默地一個一個看著自己的孩子的時候，忍不住在另一邊哭起來了。這時大家好像都變很笨，木訥得不知說什麼好。越是這樣，每個人的心裡越是難過，每個人都期待有誰先開口說話。這時阿珠手裡抱的嬰兒『哇』地哭了。

『孩子給我。』阿桂說，阿珠繞過去把嬰兒給了媽媽。『這傢伙好像知道你出事了，早

上到現在沒哭半聲。現在一定餓了。』阿桂一邊說一邊把乳房掏出來給小孩餵奶。整個房子，除了小孩吸吮奶的聲音之外，又沉默下來了。

阿發的心裡實在難過，想到自己的傷殘和眼前的這一群，他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死了？為什麼不死？要嘛就死掉，不然讓我這樣活下來怎麼辦？……

『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』阿發驚訝地問，好像現在才意識到似的。

『美國醫院。』

『啊！美國醫院？我們那來的錢？』

『我也不知道，是美國仔和一個警察把我們帶來這裡來看你的。』阿桂說。

『他們呢？』

『他們說等一會兒就來。』

阿發再也不說一句話了，好像有很多心事地躺著，臉上的表情，一會緊，一會鬆，讓阿桂猜測到他多少是在自責。於是阿桂說話了。

『你想一想，我們以後的日子還那麼長，怎麼過？』說到此，鼻子一酸淚也下，聲音也怨，『我告訴過你，當初你就不聽。我說要是打工的話，到那裡都一樣，你偏不信，說什麼我們女人不懂，到大都市可以碰運氣。打工又不是做生意，有什麼運氣可碰？有啦！現

在我們可碰到了吧。……

『媽媽——好了。』阿珠急得叫起來了。她看到爸爸沒說話氣得臉發青，她知道媽媽要是不停的嘀咕下去，爸爸一定會大發脾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這種情形阿珠看多了，他們每次都是這樣吵起來的。阿桂也知道，只是一到了這種情況，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總算阿桂及時不再講下去。沉默中只聽到阿發激動的大口的呼吸聲。阿桂記起護士的交代，有必要時，按床頭邊的電鈕。她按了電鈕，沒有一下子，那位和藹的修女就跑進來了。

『醒過來了。』修女一進門看到阿發就說，然後一直走到阿發的身邊，手放在他的額頭：『有沒有感覺到怎麼樣？』

阿發和阿桂他們剛才一樣，頭一次聽外國人說本地話給嚇住了。

『很好，沒發燒。』她從袋子裡取出體溫計，拿在手裡用一甩，看一看，『嘴張開。含著就好了。』她把體溫計放在阿發的口裡。然後眼睛忙著看每一個人笑著說：『你們現在還怕不怕？嗯？』

『怕也是這樣，不怕也是這樣。煩惱就是啦。』阿桂說。

『你們信不信天主？』她看到阿桂啞口無言，接著說：『信主的必定有福！』

這時候，原先那一位洋人和警察一道進來了。他們抱著好幾個裝滿東西的袋子。修女和他們打個招呼，天主的事情也暫且作罷。
他們把一樣一樣的東西放在桌子上：『這是三明治，這是牛奶，這是汽水，這，這是水果罐頭，還有這是蘋果。』警察一樣一樣唸著。『中午你們就吃這些。』

小孩子們都望著紙袋出神。修女把阿發的體溫計抽出來看，『很好，沒有發燒。』隨即她在床尾拿起紀錄表填寫紀錄。洋人和警察靠近阿發，對他笑笑，阿發也莫名的跟著笑笑。

『這位是格雷上校，是他的車子撞到你的。』警察對阿發說。

格雷上校連忙伸手去握住阿發的手，嘴裡巴拉巴拉地說個沒完。阿發從他的表情也可猜到幾分對方的歉意。

警察翻譯說：『他說非常非常的對不起，請你原諒。他說他願意負一切責任，並且希望和你的家庭做朋友。』
阿發和阿桂不會聽國語，但是他卻猜到是格雷撞到他，所以他抱怨而帶著呻吟的聲音說：

『呃！——是你呀！你應該多小心一點，我遠遠看到你的車就先閃讓開了，想不到你卻

對準我衝來，曖昧！現在你撞上我，連我的整個家也撞得亂七八糟了。……』格雷上校很想知道阿發說了什麼，他望著警察，警察望著他搖搖頭。後來還是在後頭的修女，把阿發的意思說給格雷先生聽。

從此修女就替格雷上校充當翻譯。

『……除了保險公司會賠償你以外，這一次在道義上格雷上校自己，還有因為公事的關係，他的服務機關也願意負擔責任，不會讓你們因為江先生的殘廢，生活發生問題。並且格雷先生想徵求你們的同意，想把你們的啞巴女兒送到美國去讀書。』一下子大家目光都集中到啞巴身上，害啞巴嚇得發楞，要不是格雷先生把手放在啞巴的頭上撫摸她，啞巴可能想像得很可怕。阿桂和阿發互相看了一看。修女又說：『沒有關係，這等以後再商量好了。那麼這裡有兩萬塊錢。』她從格雷手上接過紙包，放在阿發的胸上，『你們先用它生活，以後還要給的。』

兩萬！這可把阿發和阿桂弄昏頭了，錢已送到面前，不說幾句話是不行的，說呢，說什麼好？在不知所措的當兒，他們兩個只覺得做錯了什麼事對不起人家似的不安。

一直站在旁邊的警察突然開口說：

『這次你運氣好，被美國車撞到，要是給別的撞到了，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，用草席

蓋著哪！』

阿珠湊近爸爸的耳邊把警察的意思說給他聽。阿發一下子感動涕零的說：『謝謝！謝謝！對不起，對不起，……』

蘋果的滋味

他們一邊吃三明治，一邊喝汽水，還有說有笑，江阿發他們一家，一向就沒有像此刻這般地融洽過。

『阿桂，回去可不要隨便告訴別人，說我們得到多少錢啊。』

『我怎麼會！』阿桂向小孩說：『你們這些小孩聽到沒有！誰出去亂講，我就把誰的嘴巴用針縫起來。』

『我也不敢。』

『爸爸，這些汽水罐我要。』阿吉說。

『我也要。』阿松說。

『這些汽水罐很漂亮，你們可不能給我弄丟了！』阿桂認真的警告著：『弄丢了，我

可要剝你們的皮。』

『我知道——』孩子們高興的叫起來。

阿發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一種無憂無慮，心裡一絲牽掛都沒有的感覺，使它流露到他的臉上，竟然讓阿桂看起來，顯得有點陌生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和他生了五個小孩的江阿發，也有這麼美的一面。她趁阿發沒注意她的時候，把自己的頭再往後移，然後痴痴的看他。

看！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清秀過？今天總算像個人樣了。阿發喝著牛奶，偷偷看了阿桂一眼，他心裡想，她怎麼不再開始嘮叨？並且希望阿桂又說：『你說來北部碰運氣，現在你碰個什麼鬼？』這一句話。我想等她那麼說的時候，我馬上就可以頂上一句：『現在這叫做運氣？叫什麼？』呵呵，準可以頂得叫她啞口無言。阿發又看了阿桂一眼，正好和阿桂的目光相觸，兩人同時漾起會心的微笑來。

他們一家和樂的氣氛，受到並不討厭的打擾，那就是格雷帶工頭和工人代表陳火土來探病。

工頭和火土一進房裡，一句慰問的話也沒有，只是和平常一樣嘻嘻哈哈地，開口就說：

『哇！阿發你這一輩子躺著吃躺著拉就行了。我們兄弟還是老樣，還得做牛做馬啦。』

誰能比得上！呵呵呵。』

『嘿嘿嘿，兄弟此後看你啦！』工頭說。

阿發和阿桂一時給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『喂！火土，你們到底說什麼？我給搞糊塗了。』

『別裝蒜，你以為我們不知道？美國仔都告訴我們了。而且你家的啞巴女兒也要送到美

國讀書，還有……』

『誰說的？』阿桂問。

『我們工地一百多個兄弟都知道了。』

『應該嘛！不然我們怎麼會知道兄弟沒有受欺負，是不是？』

『對，有啦。這位格雷先生做人很好。』阿發說。

火土叫了一聲，然後狡猾的說：『喂，阿發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哈哈……哈……』『他媽的，火土仔，虧你說得出，真他媽的……』阿發拿他們沒辦法，暗笑皆非地笑著罵火土。但是大家都笑起來。

『火土，你要的話就讓你好了。』阿桂玩笑的說。

『我？我那有你們的福氣。你看嘛，我下巴尖尖的那裡像？』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為了工作的關係，工頭和火土算是慰問就走了。

『他媽的，碰到他們這一群，裝瘋裝癲的真拿他沒辦法。』阿發突然覺得腳痛。

『呀，腳痛起來了。』

『叫護士來。』

『等等。她剛剛才來過，不要太麻煩人家啦。』他看到小孩子望著蘋果就說：『要

吃蘋果就拿吧，一個人一個。』小孩子很快的都拿到手。『也給你媽媽一個呀！』

『我，我不，我不。』但是阿吉已經把蘋果塞在阿桂的手裡了。『你也吃一個。』

『我現在腳痛不想吃！』

『叫護士來？』

『說過不用了，你沒聽到？』阿發有點煩躁的說。

大家拿著蘋果放在手上把玩著，一方面也不知怎麼吃好。『吃啊！』阿發說。

『怎麼吃？』阿珠害羞地問。

『像電視上那樣嘛！』阿吉說完就咬一口做示範。

當大家還在看阿吉咬的時候，阿發又說：『一個蘋果的錢抵四斤米，你們還不懂得吃！』

經阿發這麼一說，小孩、阿桂都開始咬起蘋果來了。房子裡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只聽到咬蘋果的清脆聲，帶著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。咬到蘋果的人，一時也說不出什麼，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，酸酸澀澀，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。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話，說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，突然味道又變好了似的，大家咬第二口的時候，就變得起勁而又大口的嚼起來，嘖喳嘖喳的聲音馬上充塞了整個病房。原來不想吃的阿發，也禁不起誘惑說：

『阿珠，也給我一個。』